

新 疆 探 险 与 发 现

最后的罗布人

ZuihouDeLuobu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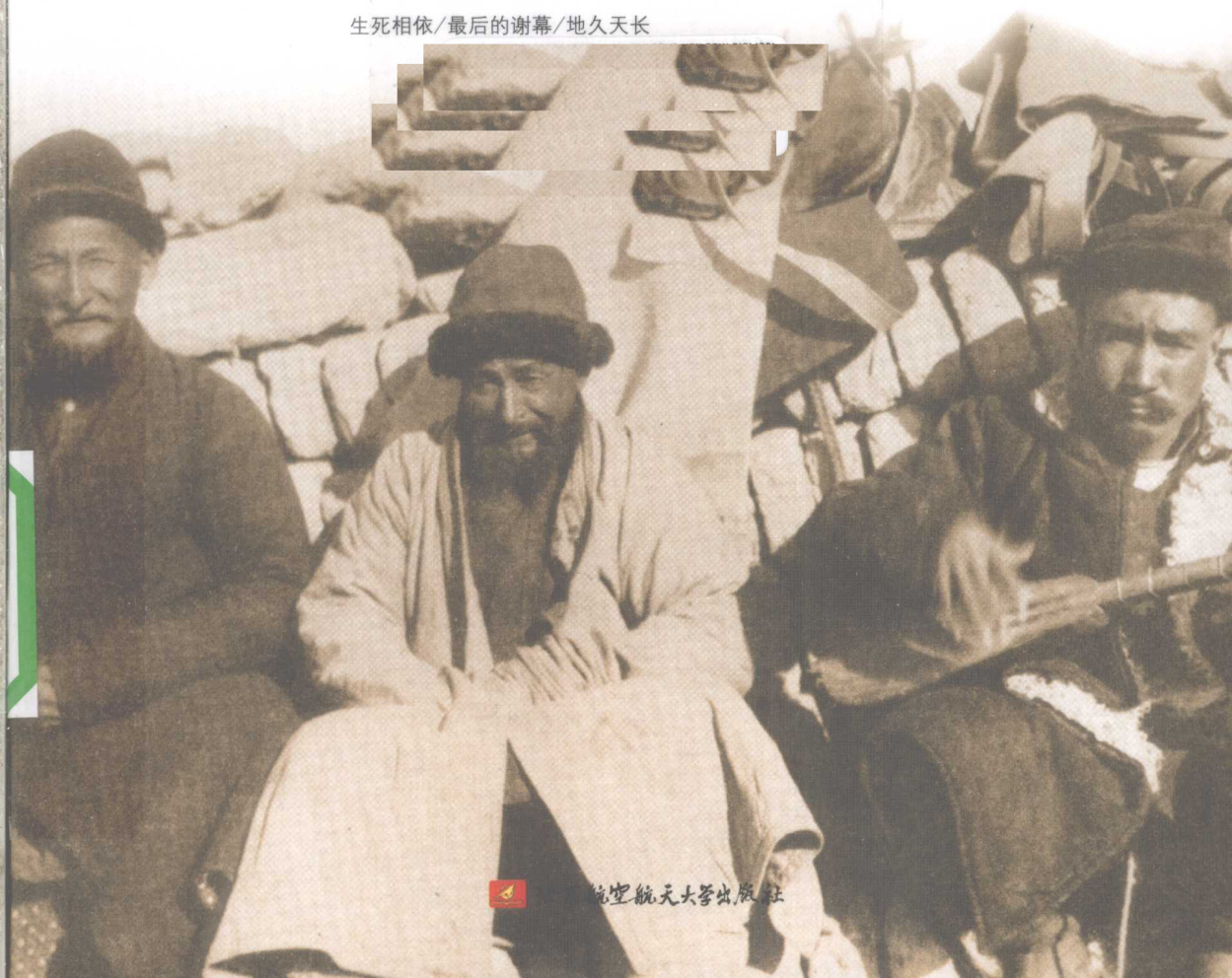
杨 镰 · 著

在路上/罗布荒原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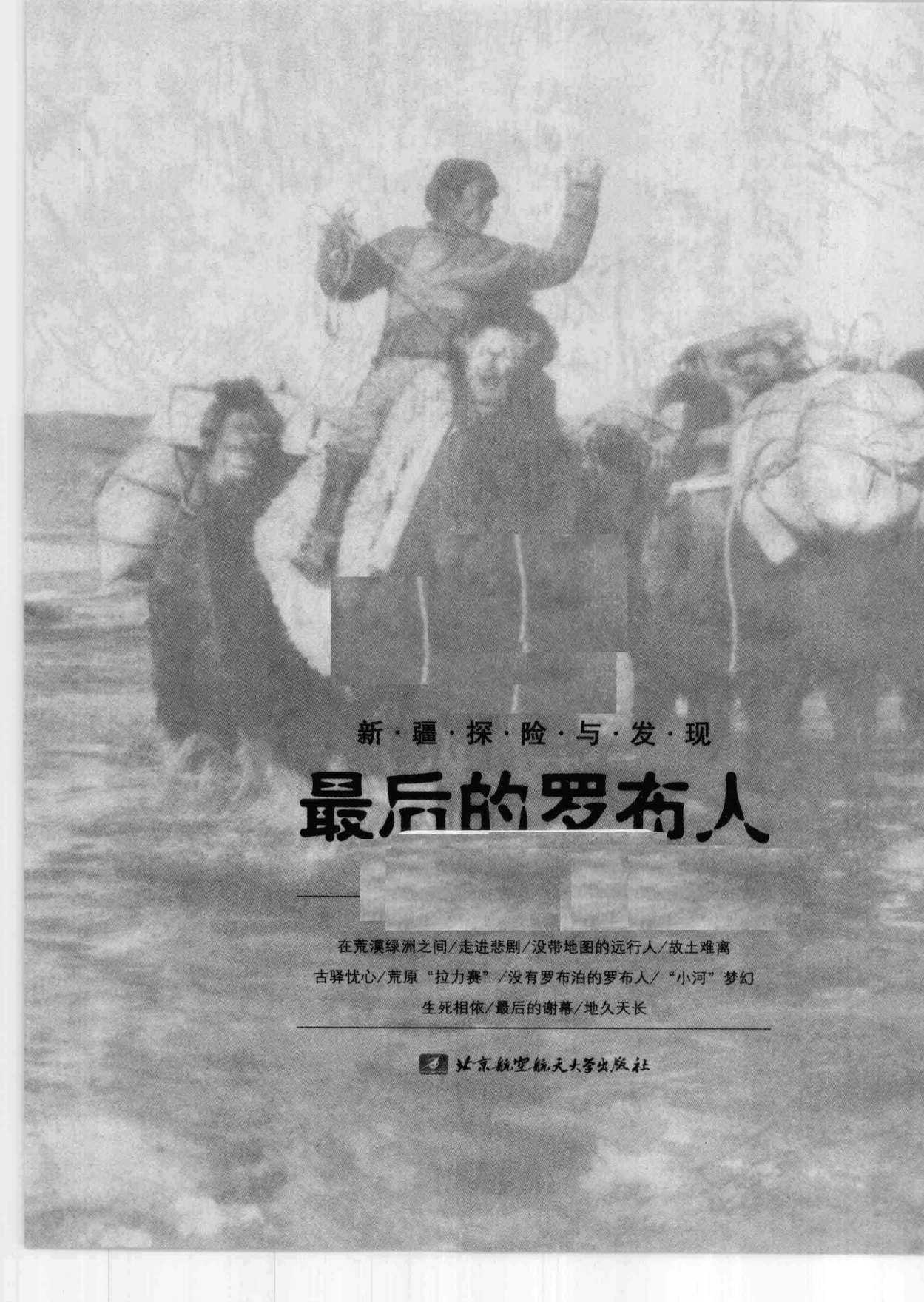
在荒漠绿洲之间/走进悲剧/没带地图的远行人/故土难离

古驿忧心/荒原“拉力赛”/没有罗布泊的罗布人/“小河”梦幻

生死相依/最后的谢幕/地久天长



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新·疆·探·险·与·发·现

最后的罗布人

在荒漠绿洲之间/走进悲剧/没带地图的远行人/故土难离
古驿忧心/荒原“拉力赛”/没有罗布泊的罗布人/“小河”梦幻
生死相依/最后的谢幕/地久天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罗布人 / 杨镰著. -- 北京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0.8

(新疆探险与发现)

ISBN 978-7-81124-553-0

I. ①最… II. ①杨… III. ①历史地理—罗布泊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114576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最后的罗布人

杨 镰 著

责任编辑 胡性慧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邮编 100191) <http://www.buaapress.com.cn>

发行部电话: (010) 82317024 传真: (010) 82328026

读者信箱: bhpress@263.net 邮购电话: (010) 82316936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开本: 700 × 960 1/16 印张: 12.25 字数: 222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24-553-0 定价: 26.00 元



引子

天一直阴着。四外寂静无声。而且就在这一刻，刮了一天的风突然停了。

请记住这个日子：1998年10月11日。

请记住这个地点：新疆塔里木东端的罗布沙漠深处的荒村阿不旦。

这是罗布人当年的首府阿不旦被废弃整整100年之后，首次出现探访者的时刻。

自从19世纪末——1898年——因为环境的恶化，罗布人举族撤离他们的家园——渔村老阿不旦，百年间的沧海桑田，山谷为陵，使这罗布荒原的繁荣重镇变成了自然界向人类示警的样本。

目前居住在若羌县米兰镇的热合曼·阿不拉，是即将在三个世纪中生活过的罗布老人。正是由他带领，我们终于抵达了这罗布人最后的“伊甸园”。因此，也给予我亲手结系起中断了百年的光阴的机遇。我就是这阿不旦村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一个来访者。此刻在我的心中，充满了复杂难言的情愫。

热合曼逐一为我指点着他的父辈生活过的地方——每一个破败的茅棚和每一条小路。而每一个沙包之下，就是一个罗布人的宅院。

那个位于古河岸边一片高高的台地上的占地颇广的村落，如今已为沙丘湮没。在村落中心，有一个巨大的枣核形深坑。那不是一段为积沙阻塞的古河，也不是当年由村民们挖掘的水池。看到我困惑的面容，热合曼说，这就是朔风的“杰作”，这沙丘，这沟壑，都是罗布人离开之后才出现的。而那里——那个深坑所在，原来是村民聚会场所。

而那密集得几乎插不进一根铅笔的芦苇，那如同大地经络般的网状水系，那擦肩擦背的鱼虾水禽，则追随离去的人类而消失干净。

一个世纪以来罗布人的死死生生，进入人类历史时期以来罗布荒原所经历





的兴衰轮替，已经足以使历史为罗布人记上特殊的一笔。而我来到的古老村落阿不旦（考纳阿不旦），原本是我们的先民进出罗布荒原的标尺，是罗布荒原生命生生不息的样板。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因为探险家的抵达，罗布泊和罗布人才逐渐为世人所知。而20世纪的西域探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始于已经习惯于冷落寂寞的罗布荒原。由于有神秘古国楼兰，有“游移的湖”——罗布泊，有一支承受环境恶化的重压，固守先民轨范的罗布人，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罗布荒原日益受到举世的关注。

20世纪即将过去，“中亚地中海”——罗布泊已经滴水全无。罗布人曾经

老阿不旦，地平线上的每一个沙包，原来都是
罗布人温馨的家園，热合曼百感交集



兴旺的首府阿不旦最终成为罗布泊的“弃婴”。在这起伏跌宕的百年间，苦守故址废国的罗布人是怎样度过的呢？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宏观课题而言，罗布泊与罗布人给我们提供了什么特殊的教益呢？

……一道龙卷风在大漠盘旋。古人曾以“大漠孤烟直”来比拟寥廓天宇之下的龙卷风。那么，“长河落日”究竟在哪儿呢？

热合曼在一座为沙丘半掩的故宅前沉思。“您在想什么？”我问。

这百岁老人困惑地摇摇头，他用手随意抹了一下眼角。这个早就喜怒不形于色的世纪同龄人，在自己当年的家园面前流下了眼泪。他自语般说道：“原来，这里遍地是芦苇、胡杨

和湖沼，老人、孩子就在村头分享着阳光。‘阿不旦’这个词，在罗布方言中的意思就是‘水草丰美，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可现在只有沙包、碱滩、干河、荒漠。这个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巡视着附近簇拥在一起的沙丘和远处龙卷风搅起的尘柱。我知道，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回答。然而已经有人在不懈地追索着它的答案了。

面对沉寂百年的阿不旦渔村，我的脑海浮现出 20 世纪间出现在罗布荒原的一些往事。其中包括自 1984 年以来十几年间，我自己对罗布人的一次次探访……



1998 年 10 月，我与罗布老人热合曼在老阿不旦。我们是老阿不旦废弃 100 年之后的第一批探访者。
我的身后就是昆齐康伯克的官衙



目录

引子 / 1

一 在路上 / 1

二 罗布荒原的主人 / 7

三 在荒漠绿洲之间 / 28

四 走进悲剧 / 45

五 没带地图的远行人 / 56

六 故土难离 / 71

七 古驿忧心 / 79

八 荒原“拉力赛” / 92

九 没有罗布泊的罗布人 / 100

十 “小河”梦幻 / 106

十一 生死相依 / 120

十二 最后的谢幕 / 136

十三 地久天长 / 146

续录一 守望绿洲——怀念罗布老人热合曼 / 170

续录二 探访小河秘境 / 176

后记 / 181

一 在路上

我又开始连续做着奇怪、病态的梦。啊！有一年多没有感受到大漠戈壁的气息，没有与孤芳自赏的胡杨做伴，没有追随绿洲的炊烟，没有踏上西部坎坷长途了……

几乎每天的后半夜都会“湮没”在这样的状态里：我又一次踏上了颠沛困顿的长途，但我总是赶不上应该乘坐的那一班交通工具。不管事先怎么安排，如何在意，打了多少“提前量”，可是凡我必须赶乘的那趟汽车、火车，甚至飞机，一定会在关键的时刻“逃脱”，而只剩下我自己在旅客散尽的停车坪、站台或机场手足失措地茫然四顾。

当然，每次在急得痛不欲生时，总是早起要赶班车上班的妻子，把我从噩梦中搭救出来。

我知道，这时就我的精神状态而言，又回到1984年的夏天——平生第一次环游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旅途中。



在第一次做环绕塔里木考察时，路经了最详尽的地图都没有标出的新居民点





关于几次环绕塔克拉玛干的考察旅行，我准备另写一本书。但1984年8月中旬，是我步入罗布人生活轨迹的关键时刻，所以在本书里它是不能略去不读的一章。事实上我就是从1984年干燥炎热的夏天起，才开始走进100年来的罗布荒原探险考察史，才为最后的罗布人的历史命运所吸引，使罗布泊和罗布人成了我平庸生活的一个不同凡响的组成部分，成为我精神空间的一个充分拓展的段落。

……8月初，我滞留在塔里木东端寂寞的民丰县城。那时民丰县是塔里木诸绿洲交通最不方便、最偏远的。民丰，当地人叫做“尼雅”，这是来历久远的地名。我本应稍作停留就启程前往且末，但民丰与且末分属和田与巴州，在一周之内，没有任何车辆可以搭乘。

在花园般幽静的民丰县招待所，我有幸与一位在县安迪尔牧场工作的汉族技术员同居居住。长夜苦寂，却又难以安眠，那个祖籍陕西的中年知识分子给我这北京来的“游方僧”谈他的安迪尔，就成了我们唯一的消遣。

对安迪尔，我略知一二。安迪尔古名安得悦，这个地名来自安迪尔河。

安迪尔河是塔里木东端主要的内陆河之一，源于昆仑山，向西没入沙海。自古安迪尔绿洲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汉晋时期是古国楼兰的重镇。唐代，楼兰王国早已灭亡，但毗邻的安迪尔仍然充满生机，仍然吸引着过往的行旅。尽管它的早期开发史一直相当模糊，但可以肯定安迪尔河流域在几千年前就早已是人类休养生息、聚居繁衍的绿洲，有着古老的文明。在安迪尔河流域至今还有若干古城和古遗迹留存——这些是我离开北京来新疆前一再复习的知识。但我确实是在民丰县城才第一次听说，如今在古老的安迪尔河流域有个“面积比江苏省还大”的国营牧场。

时近夜半，民丰县招待所已经停电，但技术员在黑暗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一段接一段地讲着他的故事。

次日黎明，一起床我就决定随技术员同乘运送粮食的汽车，沿激流飞溅的古河安迪尔前往沙海深处不为外人所知的牧场……

有了这个有问必答的、对民丰的熟悉不亚于家乡的同行者，前往安迪尔牧场的旅途不仅令人振奋，而且显得出奇的短暂。但抵达牧场场部，我的一段奇异经历就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北京的“老三届知青”，我在新疆天山以北的牧场接受过四五年“再教育”，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到在塔里木居然会有安迪尔这样的“牧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安迪尔牧场（特别是场部）的沉静和冷落，一个如同

我这样的外来人到了这里，就好比一粒在宴会餐桌上本来挺抢眼的谷子，跌落回满载的谷仓。

在安迪尔牧场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晚饭后陪我散步时技术员讲的。

我们走在牧场小小的气象站一侧，技术员和一个路过的职工打了个招呼。这职工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就像梦游般地赶着个驮水的毛驴车跌跌踉踉地匆匆走过。

技术员问我，你看他有多大年纪？

我迟疑地说，七十……也许六十多吧。

技术员笑了，说：“人家老王可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五一年出生的。”我大吃一惊，他的年龄居然比我还小！望着远去的驴车，技术员讲了这个“老王”的遭际。

……老家穷，又总是发大水，他是在“文革”期间盲流到牧场的。他有两个特点，一是干活从不惜力；二是没有临时雇佣思想，而视这地角天涯为家，打算终老于此。很快，从习俗到语言，他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并且取了一个维吾尔族妻子。来牧场工作的外人老是弄不明白，他到底是精通汉语的维吾尔族，还是维语说得跟维吾尔族一样好的汉族。

他有两个上小学的儿子，这哥儿俩一天乐呵呵的，最爱帮助别人，邻居都当自己的孩子看待。上个月，哥儿俩到沙滩上放家里的毛驴——哦，就是刚才拉车的那头，小孩嘛，贪玩儿，为追逐一个在沙包作家的跳鼠，把毛驴放丢了。回家，老王发了火，说了气话，叫孩子去找回毛驴，“找不到就别回家！别进这门！”

从早到晚，没有孩子们的音信，但老王也没当回事。不就在自家门口吗！

晚饭刚做好了，有拱房门声，打开一瞧，是浪荡了一天的毛驴臊眉搭眼地自个儿回来了，正啃着门框，等着给它饮水喂料，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可出去找驴的孩子们却不见踪影！就着暮色，打着火把，整个牧场的人都出动了，四处寻找这哥儿俩；人们喊叫着，敲锣打鼓，冲天放枪，在沙包上点燃篝火，连拖拉机、汽车都用上了，可这两个孩子音信全无。第二天又由场长亲自操持找了一整天，还是一无所获……

从那时到现在，每天太阳快落山了，老王就独自一个人牵上毛驴到沙漠戈壁去找那两个孩子……

安迪尔牧场的第二个故事，是听维吾尔族护林员图迪巴克讲的。

次日，我雇了骆驼，并由护林员陪同，走向西北方的大漠，去探访一个从不





为外人所知的沙埋古城。那个敬业的技术员提到，在牧场西北多半天路的地方有这么个古城，古城就是他们在寻找老王的两个儿子时意外发现的。

一开始，我和临时作为向导的护林员穿行在胡杨林里。

作为沙漠唯一的乔木，胡杨我当然并不陌生。但塔里木胡杨的“原始森林”是什么样儿，如果没有这个夏天的环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行，我是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反正你是不能拿巩乃斯河谷的雪岭云杉林地与塔里木胡杨林类比的。就说这安迪尔吧，这哪是什么树林呀？一个足球场大的地方，也就稀稀拉拉站着十来棵树冠衰颓、长势不佳的胡杨，想找个树阴也难。可即便如此，护林员在牧场还是个重要差事。

一路上，图迪巴克给我讲了许多有关胡杨林，有关大漠，有关安迪尔河……的故事。你一听就能判定，这些故事与技术员所讲的有如此明显不同的文化背景。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当地居民中世代流传的沙埋古城的神秘传说。

图迪巴克说，据父辈们讲，很久很久以前，就在安迪尔以西有一周路程的沙漠腹地有个古国，那本是相当繁荣的城邦，塔里木各个绿洲败退的佛教信徒都逃到了那儿。东征的伊斯兰教大军拦腰截断了克里雅河、尼雅河和安迪尔河，迫使河流改道，并包围了异教徒最后的聚居地，但十几年也没有攻克这个要塞。城中有一口水源旺盛、从不枯涸的古井，而他们储存的粮食、给养足够用100年。来自中东的“圣裔”伊玛姆^①加帕·萨迪克在围城时战死了，就在安葬他的时刻，上天突然降下一场沙雨。下了七天七夜的沙雨把古城彻底埋葬，沙雨停息后，一切生灵灭绝，古老的绿洲变成一个巨大的黑沙丘。从那之后，运气好的人每逢大风之后还能在沙丘附近捡到金银珠宝，但大多数的人则连沙丘的位置都找不到，只要走近就立时阴云四合，暴雨大作，连方向也分辨不清了。

……过了四五百年，一场黑风暴足足刮了七七四十九天。

大风刚停，有位迷途的牧羊人发现，自己就站在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面前。这城市没有人烟，没有生机。可城门大敞着，恭敬地迎候来访的客人。城里街市寂然，建筑如新，遍地都是奇珍异宝，随手捡上几件，足可以一生衣食无虞。但哪怕你只拿了一件珍宝，哪怕你把它藏得再好，即便吞到腹内，只要你有带着它离开的念头，那巨大坚固的城门就立即自动关闭，不但人，连一只老鼠也不可能溜掉。而你一旦放弃了贪欲，把攫获的宝贝放回原处，就立时又城门洞

^① 伊玛姆，是伊斯兰教高级教士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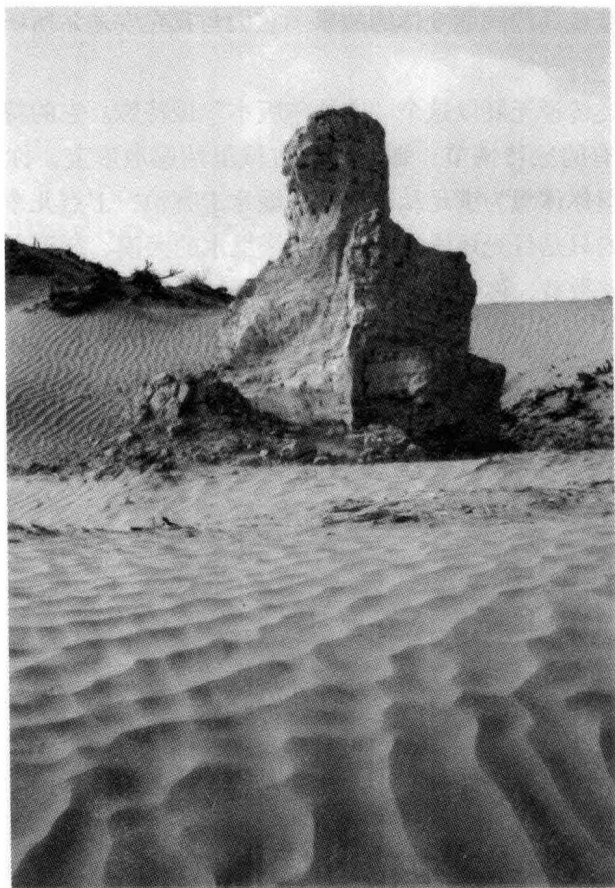
开，来得自由，去得自在……

可以说，只是在为大漠包围的安迪尔牧场，我才真正抵达了逼近 20 世纪的西域探险史的前沿位置，我才找到了走进西部历史的切入点。

而在安迪尔听到的这两个故事，就是我在此后十几年的探险、考察、研究过程，一直把西部的人置于首要地位，把人的历史命运调制到观察的最佳视角和准确焦距，把那大漠呀，绿洲呀，考古呀，地理呀……统统还原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背景这一总的出发点。

人的焦虑可以烧灼生烟，人的企盼能够再造情感。我对中国西部的关切，实际上是对西部人的关切！

“孩子与毛驴”的故事是现实生活的一个插曲。通过它我才知道在塔里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有着怎样的制约关系。我曾在各种场合反复叙述过这个“沙漠



尼雅遗址的佛塔。它是塔里木文明迁转的标志





悲剧”，尤其是我于此后不久就结识了“最后的罗布人”，就更使我时时为之深思苦虑。可以说，这个纯粹现实的生活细节，具有最“古典”的命意。

而那个“古城宝藏”或说是“沙埋古城”的传说虽然是历史的折射，但它无疑对 20 世纪西域探险史，对现代新疆的探险考察，对我自己，反倒都具有现实意义。它当然是出自想象，可经得起推敲，它需要的就是反复推敲，细细品味。它不怕因听众人异而走样变形，只有这样它才更耐人寻味。

这类沙埋绿洲的传说，十几个世纪以来曾在塔里木地区广泛流行。关于它的出现，可以上推到公元 7 世纪，《大唐西域记》里就记载有唐僧玄奘在路经于阗王国（即今新疆和田）时，听当地人讲述的“沙雨湮没曷劳落迦”的著名传奇。20 世纪西域探险家们在塔里木古绿洲云游时，都据当地人口述记录过这类沙埋古城——降沙之灾的传说。而以后我自己在塔里木的穷乡僻壤还多次听到内容大致相似的、或繁或简的同题变体的故事。它们与我在安迪尔所听到的显然有共同的来源。

但所有的同类传说无疑以这个“安迪尔版本”最特殊。它的特殊在于它有一个别的文本全没有的独特情节：那个沙埋古城虽然遍地珍宝，你想要的纷陈毕呈，应有尽有，但你休想为满足私欲而从古城拿走哪怕一丁点儿东西。“如入宝山，空手而归”的只是目光短浅的人。你从塔里木的大漠、绿洲获得的只能是精神的收益。而这些教益，你如果不亲临其境，哪怕想上两辈子，也想不明白其中的真谛何在。

这才是它最有哲理、凝聚了丰厚的思想情感的菁华。正是在这一点上，它集中体现出了“西域”的特色。

“最后的罗布人”与我，就是绿洲与人这个经典命题的阐述。



从塔里木回到北京的家，给好久没见到爸爸的儿子讲述自己的经历，儿子以为我讲的是神话故事

二 罗布荒原的主人

一百多年前，塔里木河岸边的尉犁县英格可力地方与今天一样不为人所知。

英格可力(YNGI KOL)是突厥语，含义是“新湖”，它准确的音译是“英库勒”。但清朝的《大清一统舆图》就是采用的“英格可力”这个译名，所以也就一直沿用至今。

当年的英格可力是个“如同月亮表面一样”荒凉的地方，这一带塔里木河两岸的林莽荒漠没有人定居，也见不到人类活动的印记。但它却是塔里木河下游最有典型意义的地段。从名义上讲，这儿是在英格可力伯克^①的领地内，但那个由清廷册封的伯克住在离河岸十公里远的也叫做英格可力的村落，直接统辖的百姓只有十几户了。

1899年12月初，一个赶着羊群正好从这一带经过的牧羊人发现，英格可力的塔里木河河岸突然回荡着人声犬吠，古老的渡口不时有独木舟停靠。林地炊烟缭绕，一支沿河南行的不大不小的驼队在这儿停了下来，并卸下了全部辎重。就在牧羊人收拢饮水的羊群的那一会儿工夫，这队人马已经紧张地做开宿营的准备。

夜幕初临的时刻，熊熊篝火照亮了这苦寂的天涯一隅。驼队的头儿向牧羊人买了两只羊，并邀请他一同围坐在火边喝茶。一碗茯茶还没有喝完牧羊人就获悉，那个精力旺盛的、著名的“FERANGI”（欧洲人，或外国人）斯文·赫定又回到了塔里木，而且已经选择英格可力作考察罗布荒原的大本营。这沿河岸林带南下的驼队就是专门为他来打前站的。

几年前——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就在这一带作过考察旅行，并与当地人交往极多，牧羊人不但听说过，还亲自见到过赫定本人。当地人将斯文·赫定称为“海丁图拉”^②，而从不叫“斯文·赫定”。在1896年离开罗布荒原

① 伯克，是清代新疆的管理当地居民的官员。由于管理的地域大小或职能不同，所以伯克也有不同的级别。伯克一般都是由当地人选任。

② “海丁图拉”，含义是“海丁（赫定）老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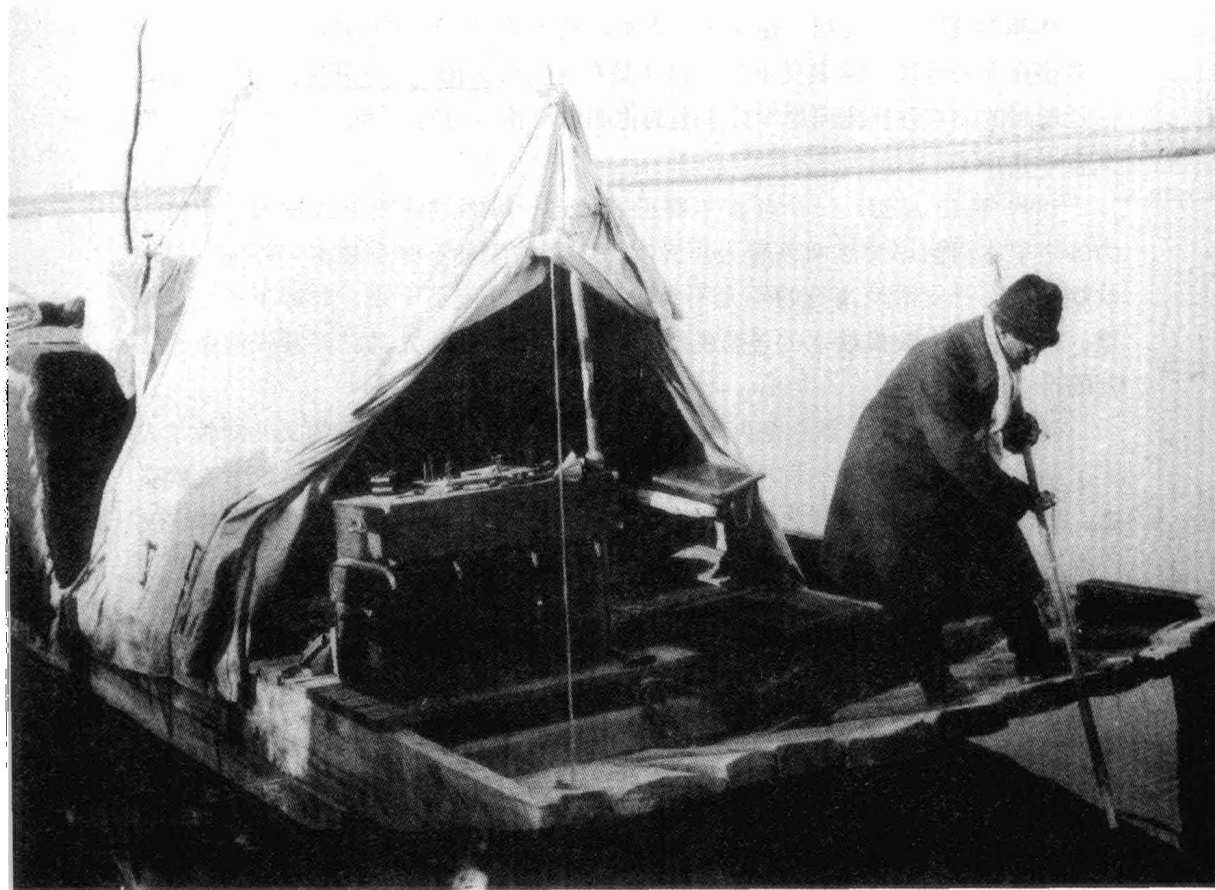




时，“海丁图拉”就向当地人表示，自己一定还会回到塔里木河的下游，回到罗布荒原。时隔3年多，他果真回来了，还带来了一支超载的驼队。

1899年12月7日，一艘奇形怪状的船停靠在英格可力刚刚建成的码头。斯文·赫定本人就乘坐它完成了巡航塔里木河的宿愿。

离此一二十里的英格可力村的居民全赶来看热闹，连伯克本人也来了。由于船已经为塔里木河的惊涛骇浪和尖利浮冰折磨得快散架子了，所以“海丁图拉”只邀请伯克一人亲临船上，而没有一一满足平生只见过独木舟的当地人的好奇心。其实这船本是塔里木河上游叶尔羌河的一艘普通平底渡船，为了能做塔里木河全程的“处女航”，赫定临时请木工进行了改造，使它不但可以住人，还可以



1896年，斯文·赫定乘坐自己改造的考察船沿塔里木河顺流而下，直达老阿不旦

用作科学观测。

当伯克离开后，赫定立即下令，把船上的一切都搬到岸上。因为从此他需要和依靠的将是另一种特殊的“船”，即能渡过荒漠的“瀚海之舟”——骆驼了。他的漂流塔里木河的探险已经圆满结束。

由于斯文·赫定和他的探险队到来，英格可力那无人定居的苍莽河滩一时热闹非凡。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赫定把背靠大河，濒临胡杨林，远眺沙漠的英格可力选作了此行的前进营地。

从这里开始，赫定就生活在塔里木河下游的居民当中了。这些人自称“罗布里克”人（意即罗布地方的居民），也简称罗布人。仅从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们与那个已经让欧洲地理学界惊惊咋咋地争论了一二十年的亚洲“地中海”——罗布淖尔，有多么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赫定时隔几年再次从数万里之外的北欧远赴亚洲的腹地，就是直奔罗布淖尔和罗布里克人来的^①。

这次，赫定是为了在“罗布泊位置之争”中“站错了队”，才来到罗布荒原的。简言之：此前，俄罗斯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于1876年~1877年曾来到罗布泊，返回欧洲，他面对世界学坛指出：他到达的罗布泊比中国地图（《大清一统舆图》）所标示的偏南一百多英里，为此引发了世界地理学界的“罗布泊位置”之争。德国汉学家冯·李希霍芬则以在罗布荒原上有两个不同位置的湖泊来论证中国地图没有错。普氏的后继者科兹洛夫力主罗布荒原只有一个罗布泊，李希霍芬是“纸上谈兵”。斯文·赫定则是李希霍芬的弟子，这次来罗布荒原，是希望以地形测量来证实（或推翻）罗布荒原上有不止一个湖泊的假设。

斯文·赫定是在上一次探险——1896年的“走麦城”和“过五关斩六将”——时，已经从老向导帕皮巴依的口中听说过罗布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四缘绿洲的居民似乎不大看得上罗布人，他们并不把罗布人当成“自己人”。塔里木河尾间的其他居民这样评价罗布里克人：他们不与人为敌，他们也不与人们交往。这个标准“鉴定”虽然100年前就有幸载入探险家的著作，可我却是在1986年亲口听一个到尉犁县极西的喀尔曲克乡向罗布人买鱼的回族人讲的。这说明，这个评价具有罕见的稳定性。

^① 在斯文·赫定与其他探险家著述中，罗布人有广义与特定含义之分。尉犁，当地的地名叫“罗布淖尔”，所以尉犁百姓（特别是塔里木河沿岸居民），称为罗布人。而先民生活在罗布荒原，曾以阿不旦为行政中心的居民，则是有特定含义的罗布人。这些居民也曾迁居塔里木东端的其他绿洲。详见下文。





赫定探险队在英格可力的第一夜过得非常不安稳。

后半夜，驼马嘶鸣不止。赫定专门让守夜人拿上猎枪巡逻，并不许篝火熄灭。而这英格可力营地的篝火就因此长燃不熄，一直延续了6个多月。破晓之前，探险队的几只狗发疯般地狂吠，直叫到声音哑哑。而且早已养熟了、人见人爱的狗，一夜间竟突然变得认不出自己的主人了。

斯文·赫定一起床就获悉，在英格可力住宿的这头一晚上就有了不速之客。凭环绕营地的足迹，驼夫们毫不费力就判断出，昨夜曾不止一只的新疆虎屈尊俯就，来草创的营地趟路子。

破晓时分的塔里木河河面飘浮着袅袅白雾，刚刚涨出水面的薄冰折射着天光，而太阳君临大地之前的那一刻，浩淼无涯、充满活力和野性的内陆河——无疆野马，正在调整自己的心律脉冲，沉静得像未出闺门的处女。胡杨林酣睡未醒，红柳丛神秘莫测。没有人能够预知即将发生什么，也没人说得此刻究竟是谁主宰着人们的安危祸福，左右着造物主敏感易变的情绪。

蓦地，一声让原野战栗不已的虎啸回荡在营地上空，赫定望着河对岸一望无际的原始胡杨林，望着身边茂密的红柳灌丛，下意识地把手按在了冰凉的手枪枪柄上。

斯文·赫定第二次来塔里木的1899年，新疆虎仍然不时出现在沿河的原始胡杨林和浓密的苇丛。在这偏远的荒野，那震落枯叶的密林虎啸，那分布在水源边的虎踪，是令人提神的兴奋点。



斯文·赫定的速写：陷阱之中的新疆虎在仰天长啸

新疆虎本是缺乏浪漫氛围的塔里木居民和罗布人想象力的源泉，与苛政相比，罗布人显然更愿意和老虎为邻。像野骆驼、野马（普尔热瓦斯基马）一样，新疆虎也是由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于1876年首先向外界报道的亚洲腹地特有的大型哺乳动物。但一般人不知道的是，新疆虎比野马更珍稀。至今野马还在，但新疆虎早在20世纪初就灭绝了，最后的疑踪，是1947年见诸报道的。

在上次——1896年来塔里木时，赫